

cheng Shi Mo Fang

力就像一只魔方
被一只无形的手
动着……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城市魔方

北桦
著



I24
1331-
C1

城

北桦 著

市

魔

方



农干院 B0066139

M O F A N G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魔方/北桦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8
ISBN 7-5399-1917-5

I. 城…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3128 号

书 名 城市魔方
著 者 北 桦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3 万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917-5/I·1818
定 价 22.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城市如人，百人百面，百样秉性。而我们这座北方的城市，看上去却很难算作一座城市。

在这座城市的四千七百平方公里地域上，南部是山，北部是原，而东西间斜狭的一溜，则难分地貌，依南依北归山归原了。山也不同，有秃山，有绿峦，有山陵，也有这个东部沿海省份最高山脉的一截，由南向北，拖着绿的白的青白的大大小小的山头，凸凸凹凹地斜刺里插没在北部。北部原也不同，由北向北，地表由黄黑而黄而黄白而白，最北则是白碱泛花白花泛向更北更白的另一地区了。在这山原杂色之间，南北向有三条河，均发源于南部山区，一条叫天云溪河，百姓简称天云河，绕山行水，把几个山头倒也洗濯得个青青绿绿，可未经出山就消失了。一条叫灵泉河，源头处有涌泉多处，曾伴着神秘传说涌流不止，汇流成河，顺山势而下，到山原交汇处，地平河没。一条叫凌漫河，流经全境，算是境内最大最长的河流了，滋补了沿途方圆的地上地下，只是前些年上游修水库建水渠，硬是让这条河改流分流以便惠及更大方圆，惠及惠及不知道，这条河却从此断流了，连河床都被挖沙挖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凄凄惨惨的模样。东西向还有一条河，叫清平河，从境外来又流向境外去，算是客水，不大，却因着地平势缓，曾很是让两岸得了些水生舟楫之利，点缀

了些许风景。或许应了傍水而居的古训，在天云溪河的尽头，在灵泉河的没处，在凌漫河的下流，在清平河的来处去处，都簇集着一堆一堆建筑物，灰色的，灰白色的，灰黄色的，大小高低错落挤在几条倒也宽直的马路两边。各色店铺、各类机构、各种单位的名标匾牌在这些建筑物上招摇着，俯视着脚下的、面前的车马人等。竖者谓城，横者谓市。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城区了，极类似，又不同，便依河起了名称，叫天云河区、灵泉区、东清区、西平区。在这四个城区的周围，则是大片大片的农田，一直铺张开去，连接起这座城市的另外两个县：丰圆县和归月台县。远望下去，山、原、河、田加上建筑物，便是这座城市。没有中心，没有标志式的段落，似是而非，散散漫漫的，没有章法。

不过，这的确是一座城市。两千多年前古人来过，在这里打了一仗，建了一座都城，留下了一堆地下文物。一百多年前，外国人来过，先是日本人，在南部山区东挖西挖，挖去了煤、铁、铜，还挖出了铝矾土，未及多挖，跑了，留下了几座矿场。后是德国人，修了一条东西铁路，穿城而过，分了几个岔，直通那些矿山，不久走了，留下了几座教堂和几栋古怪的建筑物。再后来，便是战争，便是建设。因着那些矿产，迁来了新建了一些有名气的工厂。一批一批外来的人，一茬一茬本地的人，都在经意为这座城市增添着什么，又都不经意间抹去了什么。约略看去，山头多了些，是那些从地底翻上来的矿渣经年堆积的。河都干涸了，逢雨季涌下几股水，也都黑黑浊浊的，泛着泡花。只是沿河的城区，不时冒出一栋一栋高层建筑，而更高处，城区上空，则凝悬着大团的灰白烟云，这些年竟是越来越浓，越来越大，遮掩着，笼罩着，任风吹着飘荡。

城市像人，也便各有其命。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正是

沿海城市时来运转的年代。由南向北，一座座城市便如海浪推着一一般，扬天时地利，展建设宏图，一时间竟夺尽天下风光。我们这座城市虽然不沿海，却也因其物产，因其历史，被划进了沿海开放城市的行列。只是有命于天时无命于地利，几年下来，便渐现落伍之相。于是便不断地有消息传出。等到市人大、市政府和市政协换届这一年，各种消息便更加集中了，说的却是换市委书记。

最先知道准确消息的，是市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白子规。在这之前，市级机关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有省级机关透下来的，有区县和乡镇反弹回来的，各种传闻、揣测、意愿甚至蓄意的导向都变成言之凿凿的可靠消息，从酒桌上，从家庭的会客室里，从见面的寒暄中，或公开或半带神秘地浸洒开来，把个机关拖进了一种莫名的亢奋之中。不管怎样，变就是机会，无望的会有希望，失意的或许会得意，即使压根儿没有机会的，也能看一番热闹、幸灾乐祸一番。

白子规自信很平静。而且，隐隐地有一点厌烦。他经历过这种事情。从六年前被调任办公厅主任到干秘书长，市委领导班子已经调整过两次。他知道这些传闻除了提前透点似是而非的消息之外，其他的毫无意义，枉费心机。可是当他看到机要局长送来的省委密传电报时，他还是暗暗吃了一惊，小道传闻中的内容竟是这样准确。在机要局长等他签批的当儿，机要通讯员又拿着红色的文件办理夹进来了。白子规知道这是同一件事。过去，这类人事变动省委都是先发个密传电报，向各市地委和相当市地级别的机构单位打个招呼，然后再通过邮电机要系统寄发正式任命文件，这样寄发文件往往要晚几天。现在省委和各市地都成立了机要通信部门，配备了专人专车，或送或取，都很快捷，但是这个程序却未改变。白子规看看等待批示的机要局长和机要通讯员，

说了句等电话吧，便斜靠在椅子上顾自吸起烟来。

白子规是个很讲究效率的人。干办公厅主任这几年，他把办公厅的主要业务分为办文、办报、办会、办事四大类，又把最琐碎、最易出矛盾出意见的机关行政事务分离出去，成立了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删繁就简，把看似繁杂的事务理出了条目，条条目目都有要求，工作一下子就主动了，还在全省推广了经验。此刻放在写字台上的红色办文夹，就是他的得意之作之一。他要求办文部门把每天成堆成堆送来的各类文件资料进行筛选分类：用红色办文夹的是急办件，必须由他签送主要领导阅批；绿色的是必办件，多是向下行文的，由他审阅后签送分管领导签发；蓝色的是待办件，多是办公厅的调研报告或报来的批转件，重要但不急，多由他审阅签发；黄色的是送阅件，由他签批送阅范围，谁看后谁签名了事。可是现在，看着那个红色办文夹，他却怎么也效率不起来了。按规定，他必须立即签送市委书记阅批。可是新书记未来，原市委书记名义是提了半级，实际上却是由实转虚，这时候送这个文件去，是不是有点刺激？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当然，最终还是要送的，但早送晚送，意味就大不相同了。电报和办文单都有收到时间的，晚送些，至少不显得那么急切，不那么那个。刚收到文件那会儿，他只是感到有些突然，有些慌乱，根本没想到这些。这会儿静下神来，越想越复杂，越想越深刻。想到机要局长和机要员离去时那不解甚至带点诧异的目光，他不由得涌起一丝丝得意。

现在，白子规把这类思虑也纳入政治范畴了。他自觉在政治上正日渐成熟起来。六年前，政治对他只是一个概念，单纯而又复杂，清晰而又模糊。可是当他第一天踏进这座威严而略带神秘的市委大楼时，政治就毫不留情地给他上了一课。那时候各地都在选拔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四化干部。他从一个

研究所所长的位子上被选中了，懵懵懂懂地被找去集体谈话。那是在一个会议室里，一屋子人，只见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拿着文件念了一遍，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任市委办公厅主任的语句。然后，又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拿着讲稿讲了一番话。那时他正在主持一个项目的研究，再有三四个月便完成了。他主持的前两个项目都获得了国家奖，他想这一个也肯定获奖无疑。想着这些的时候，谈话便结束了。他只记得中间响过几次掌声，还有那两位干部都是和蔼可亲的模样。所以，他也没有严肃对待，拖了两个月没去报到。他想把项目搞完再说，甚至想，也许拖拖不去就算了。他想不出市委办公厅有多么重要，想不出与自己的专业有什么联系。研究所的圈子毕竟离政治是远了点，为了一篇论文的署名次序可以争吵，而对这件事却没人在意。白子规是所长，还有一位党支部书记长期生病住院，所以开始有人提起，也只是祝贺之类的话，之后便无人再提了。直到有一天，住院的支部书记领着市委组织部的人找到他，用汽车拉他来到市委大楼二楼一间宽阔的办公室里，他才明白自己险些犯下大错，他才明白坐在对面一脸严肃的干部也就是那天谈话时讲话的干部是市委书记，他才明白他已别无选择：要么写出检查立即到任，要么违反组织纪律被撤职通报全市。他真真切切感到了不可抗拒的政治力量，感到了政治对人命运的左右，感到他已经无可奈何身不由己地被政治裹胁了。从此，他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敬畏。他小心谨慎诚惶诚恐甚至战战兢兢地履行着职务，在这个敏感而又尴尬的岗位上，竭力做好每一件事，尽量做得得体而圆满，周到上下左右。这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又被人分析推断为城府。直到现在，直到他自以为成熟的现在，他还丝毫未意识到能力和城府恰恰是他所处的环境难以见容的。

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白子规听声音知道是红色保密

电话机。这是全省党政机关自成网络的人工接驳专线电话。白子规急忙抓起电话机，话务员核明了受话人身份后，一种中年男性特有的带有磁性共鸣的声音混合着保密传送所形成的空喻声一齐传出：

“白子规同志吗？省委的任命文件已经到了吧，请记住先不要翻印转发，什么时候印发我去了再说。好，就这样吧。”说话的声音没了，只剩下似有似无的空喻声。

白子规拿着话筒愣在那里。显然，这是新任市委书记的声音了，带着一种了解一切主宰一切的自信，明白无误不容分说地下达了第一道指令。这是什么指令？按说，被提拔任命后谁不希望尽快公之于众家喻户晓？白子规想了又想想不明白。但是有一点他却已经透过这第一道有悖常理让人费解而又先声夺人的指令强烈感受到了：对于这个城市，后面的日子是绝不会平常了。

白子规果断地打开红色办文夹，在密传电报上签上“送书记阅示”几个字，又在任命文件办文单上签上“暂不印发”四字，然后急急地拨叫了机要局长的电话。

二

新任市委书记修天庭今天是第一次到自己的办公室来。

省委任命公布后半个月，修天庭来到这个城市报到。报到距今又半个月了，除了刚来那天的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这期间，他走遍了全市各个区各个县，走访了中央属省属市属的有名企业。没有安排，不发消息，不带随从，不预先通知。每天，他都是叫上白子规，再让白子规途中通知他所要去的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在指定地点与他见面，然后同乘一辆车到他要去的地方。一把手临时不在的，他会突然变换到另一个地方去。白子规曾几次建议他约请几位副书记和常委分别陪他出去，一是这些领导有这个要求，二是顺便也可以交谈交谈工作，相互熟悉熟悉。开始他总是笑笑完事。当白子规又一次提出时，他一下子恼怒了，说了一番让白子规至今想起来还懊悔不已又颇费思量的话：“我干工作让人陪，那他们的工作让谁去干？想熟悉有的是时间，又不是明天就到站下车了，扯淡。”

白子规这期间还让修天庭震怒了一次。那是修天庭到任第一天的下午，白子规到他住的原叫市政府招待所现在叫望云宾馆的房间找他汇报办公室安排情况。市委办公楼是六十年代修建的，年代久远，庄严归庄严却确实老了，而市委机构却又越来越年轻越来越茁壮成长，这样办公用房就难免越来越紧张了。白子规和

分管副秘书长加上几位办公厅副主任很费了番心思，才想出了这么个他们以为是目前情况下最周全的方案：把原市委书记的三间办公室中的秘书办公室隔出来，另侧开门与新调定的修天庭办公室连通。他们以为老书记实际上是提级休养了，不会再有那么多人那么多电话那么多文件来找他了，有一位秘书看看门送送报打扫打扫卫生，根本用不着专门的办公室了。而且在这之前老书记就因病好久不来上班了，办公室对他已不是那么重要了。为了慎重起见，白子规还专门去老书记家征询过意见。谁知道他还没把这个方案说完，修天庭便怒不可遏，说：“你们简直是胡闹！从党性原则上讲，省委明文规定一切待遇不变，还享受副省级待遇；从做人原则上讲，这就叫人未走茶就凉了。你们这是叫我对上无法交代，对内没法做人，刚来就绊我一跤。我今天说明白：秘书我可以不要，办公室我也可以不要，但是我要党性，我要原则，我要人格。没有办公室我就在这里啦。白子规你也委屈一下，在对面开个房间当你的官邸，就陪我在这里办公了。什么时候有了房子，我们一起回去。”一番话既带呵斥又像教导又像批评又像安抚，把个白子规说得个张口结舌说不出个什么感觉。论道理，修天庭讲得句句在理义正词严，可是论实际，他白子规一百个无奈一千个委屈一周遭不讨好。白子规后来凭记忆把修天庭的话记在笔记本上研究了一番，却总未研究明白修天庭何以在盛怒之下还能讲出这么有逻辑这么讲原则这么让人先惊后怕再后来又让人温温热热的语言来。

白子规就这么陪修天庭住在了望云宾馆。白天陪他出去，晚上陪他熬夜。这半个月来让白子规颇长了些见识。先是那些借着各种理由各种关系来拜访新任市委书记的各色人等。他们往往是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来，往往都是轻轻敲开白子规的门寒暄半天然后极婉转极巧妙地点出与市委书记的关系或拿出老同学老战友老

乡亲写来的引见一类的信函，拜访的目的又往往都很单纯，就是拜访，别无他事。见了的没见的折返时遇到又来拜访或不是拜访的熟人时却往往又都说是见客人，宾馆自然住有客人，见客自然而然。每逢看到这些表演，白子规总是在惊叹政治权力巨大的魅力和凝聚力的同时，又隐隐感到一种尴尬，一种自晦，甚至一种厌恶，就像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嫖客。当然，这些人多数被白子规挡住了驾。修天庭有言在先，除了工作他修天庭在该市无任何关系无任何必见之人。但是挡驾实在也不是一件好活儿。来的这些人中有相熟的也有不相熟的却都是有来头的。白子规不得不像他们那样尽量婉转尽量得体地周旋，既挡了驾又不拂他们的面子。更让白子规为难的是那些找修天庭的电话像随身听一样走到哪里响到哪里，这些电话可都是请示汇报工作的，都是正经事急事大事，白子规不得不一次一次地面对面再请示再汇报，而修天庭一次一次地总是不置可否。好在白子规熟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分工，每遇请示的事回话时可以建议找什么领导先研究研究再说。他也知道研究研究就是搁置了。有什么办法？白子规开始还想尽快给书记配个秘书，多少也有点解脱解脱的意思，但越是呆下来越不敢提了。他隐隐感到修天庭不是一个愿意让别人替他做主的人，不管事大事小。他暗暗告诫自己：第一，修天庭不提配秘书他绝不能提；第二，修天庭提出来后，他只能将办公厅最优秀的几名秀才推荐上去，定谁算谁，不能自作主张。他也知道自己主张不了，那几名秀才论精力论反应论文笔甚至论相貌，恐怕都难够格。

所幸房子的事情总算解决了。市委办公厅不愧是精英荟萃藏龙卧虎之地。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那个老宋，那个外号大鼻子的房管科长听到这件让秘书长主任那么为难的事，脱口说道：“另一边不是还有间厕所吗，又没几个人用，改了它，当啥不

行？”一句话指点迷津。于是开门改窗截管道，一通折腾折腾出一间颇为像样的秘书办公室来。其间白子规回办公楼看过几次，对整个办公室装修作了点指导，回宾馆也把整修情况向修天庭汇报了，只是没说秘书室原来是厕所。修天庭没说什么，好像不太关心，又好像不无满意，只是脸上的表情似乎晴朗的时候多了些。

修天庭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晚上无论睡得多晚，第二天六点半准时起床，然后锻炼，然后叫白子规起床吃早饭。在白子规睡懒觉这个问题上，修天庭表现出少有的宽容，时而还拿这件事打趣开点白子规的玩笑。这天早晨，他比往常更早地敲响了白子规的门。白子规睡眼惺忪中就听到了一句令他兴奋的指令：

“快起来起来，今天我们回去升堂。”

市委办公厅从一大早就处于一种临战前的亢奋之中。整个二楼办公区廊清梯净，每间办公室都闪着伏案工作的人影。按惯例，新任市委书记总会到每个科室看望他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的，一一握手，一一接见。不管工作岗位离市委书记的岗位有多大距离，不管见过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不管市委书记见了之后能记住什么，反正每一个人都怀着一种期待。与今后将主宰这个城市命运的最高首长见面，总是一件神圣的令人振奋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没想到这件大事很快便被搅了。就在修天庭刚到办公室还未坐定的时候，市委副书记、市长苏豪的秘书谭大明便急急火火地追到门口，把一个红色办文夹递给了白子规。白子规愣怔一下，打开办文夹，一行打印的黑字赫然入目：

关于副市长候选人李群等人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举报

三

市长苏豪想不明白修天庭为何又把检举信转给了他。这是一封匿名信。谭大明拿回来时多了一段修天庭的批示，与他签在信上的内容形成了对照：

天庭书记：

据知人大代表均已收到此信。因涉及重大而又开会在即，未敢擅专，此请阅示。

苏 豪

还请苏豪同志阅处。真伪一时难辨，还是服从大局，工作照做，会议照开。另送纪委洪运生、组织部边曰才同志阅。

修天庭

苏豪不由忿忿起来。这本是市委书记的事情，是市委那边的事情，签给他苏豪阅处，他可以认为是对自己的信任，也可以认为是他修天庭推诿。市人民代表大会、市政协协商会议这两会在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是件大事，也是省委对市委领导班子能否驾驭政治局面的一种考验。会议日期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公告全市。修天庭应该知道在他的任命之前市委就已经把两会的筹备方案上报省委了，几个大班子的人事调整安排省委已经批复同意。



谁都能意识到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举报信意味着什么。连普通的会议代表也都知道开好两会就是做好一个报告选好一个班子。报告好做，那些秀才们可以一遍一遍地来。选班子可就没有余地了，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一次成功。现在让这封检举信一搅和，后果很难预料。苏豪这么想着想着，就觉着这些事情仿佛果真已经发生了，心情一下子便沉重起来，左胸心前区便一阵阵剧痛。他想，他有责任提醒修天庭高度重视，抓紧开次市委常委会研究研究。

苏豪是老市长了。这次换届选举，他本来是很超脱很平静的。省委找他谈话让他到市人大干主任，他已明确表示服从安排。这个市长他也有点干够了。讲权，有点，干什么事不干什么事他点头摇头就算数，可谁干成了是谁的功劳，谁干不成是他的责任。现成的就有一条路摆在那里，原说好省市共建的，可省里答应钱迟迟不到位，开了个头停了，原来起个名叫曙光路，现在都叫“苏豪坑”。讲钱，也有点，给谁不给谁，原则上大数上听他的。可是市财政的钱原来就是个人头财政，刚够市级机关党政工团财文教卫各路人马的工资医疗劳保奖金福利补贴等等一类开销，办公经费还得酌情而定，后来又一再调整财政政策，越调市里的钱就越少就越来越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了。其实真正能有点余地说了能算还能办点事情的，就是那点城市建设维护费，还要返还一部分给企业，剩下的无奈杯水车薪。现成的要钱报告就有厚厚一摞了，广播电视局要建广电中心，市中心医院要建病房大楼，热力公司要搞管网改造，公共汽车公司要增新车，计划生育委员会要盖培训中心，诸如此类诸如此类，他已经厌倦了。干了这么些年市长，每天都是诸如此类，想想竟没有什么得意的时候，这让他十分伤感。他早已萌生退意，让人准备了一副上好的文房四宝，原想做完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就去人大上班练字去

了。报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反正国民经济的数字们每年都在增长，为市民办的好事实事每件都会落实，财政收支每年都会组织实现平衡。他本人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德高望重，平级调整过渡本来就有亏于他的。他没有想到就在他一切都做好准备的时候，一件这样没有准备的事情会这样落在他的头上。

苏豪吃了几片药，又打开办文夹看那封举报信。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规范工整，行文简练，内容十分具体，分别给李群罗列了七条受贿线索和与一名青年女干部关系暧昧的种种迹象，另外不点名列举了另外两名副市长候选人若干经济方面的问题和包养情妇的情况，都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因果关系，但除了那位青年女干部之外其他的当事人全部隐去了姓名单位等等有关情况，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效果：看信十分可信，查证十分困难。苏豪想这也许正是写信人精心设计的效果，在人代会开会之前让你来不及查信又不能不信。过去在考察干部时发生过这种情况，一封似是而非的信就会断送一位无辜干部的提升机会。而这次是人民代表大会，所涉及的三位候选人都是这次市政府调整新拟任的人选，写信人显然是在有预谋、有计算、有选择地制造一场麻烦。

李群这次是苏豪推荐的。过去苏豪很少推荐干部，他倾向并习惯于稳定。所以往往都是参加书记办公会研究时才知道又一批干部要变动了，而提交了书记办公会就意味着市委书记已经首肯了，组织部门该做的民意测评、推荐考察都已进行完毕了，紧接着就是市委常委会通过了，所以苏豪也很难发表其他意见。这次推荐李群，苏豪自信是出以公心出以大局的。第一，当时省委对人事调整安排方案催得很急，而原市委书记又病重住院，作为二把手他责无旁贷不得不主动。第二，李群四十岁已在灵泉区干了四年区委书记，政绩卓著，有目共睹，符合干部提拔标准。第

三，符合推荐程序。他先找市委书记交换看法取得一致然后找组织部长按规定逐一进行考评考核考察，还在规定范围内搞了民主推荐，意见比较集中一致。如果说有私心，他也可以承认一点，那就是他对这次人事调整中极可能接任市长的人选肖子力不很放心。他们是先后从同一个大企业调到市里来的，苏豪先任副市长到任市长，肖子力后任副市长到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两人搭档已经七年。苏豪对肖子力的看法是年富而力不强，尤其是肖子力时而激昂果敢风风火火时而犹豫唯唯诺诺的工作作风更让苏豪忧虑。一市之长，更需要的是冷静、理智、镇定、有主见，顺逆不惊，喜怒哀乐不能形之于色。所以推荐李群作为副市长人选，苏豪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他想选个真正年富力强的人才辅佐肖子力。但是他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第一次这么主动这么出以公心这么煞费苦心这么谨慎小心考虑人事问题却考虑出这么一个难题。

苏豪心乱如麻，烦躁不安。他从书橱里找出那副文房四宝，来不及研墨了便倒了些墨汁在砚池里，铺纸，提笔，饱蘸浓墨，笔触着纸面了却想不出写什么词句，乱乱地不知所以。他提着笔，厉声喝道：

“大明，打电话让李群来我办公室！”

苏豪一反常态的大喝吓了谭大明一跳。而当谭大明去打电话了，苏豪定睛一看，却也被自己写下的字吓了一跳。几个龙飞凤舞的字竟是：

人人都说当官好，不知当官有多难。

苏豪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这是《七品芝麻官》里的一句戏文。